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一

十五

01-18  
2801  
48-15



門仁  
號 2801  
卷 48-15



讀論語孟子法 此朱子采二程子說

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朱子先以明道

伊川為別次以伯子叔子為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河南人學者當以

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

矣 朱子曰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爾果能熟

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脈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隱昧不明之處則

六經之言固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新安陳氏曰既治之治去聲不治之治平聲按鄒晉昭曰此字本

平聲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平聲者脩理其事方用其力

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今自此以後亦依陸氏例云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

論語大全 讀法

一 道喜齋



本正而易為力矣非謂真可不必治而自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

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

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慶源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

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為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具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

者亦惟用心與二書背戾而不合耳陳氏曰到經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人之心體方知他所以

用處新安陳氏曰句句而求之書誦而味之中夜

而思之平其心易以政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

見矣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要硬把

捉教住如何得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陳

氏曰平其心者是虛其心如衡之平不可先立一箇定說纔先把一說為主於中便如秤盤先加一星可到秤物時如何得銖兩之正易其氣者欲見得聖人真意時須是和平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能默契雲峯胡氏曰讀聖人之書者當知聖人所以用心然非自平其心不可也朱子易贊有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意亦類此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  
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朱子曰孔門問答曾

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新安陳氏曰今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皆當以此法看之視問辭如出吾口聽答辭如入吾耳雖孔

**孟復**扶又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

**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宋子曰有人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孟子初不以為然看來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

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孟子吐裏穿過孟子

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雲峯胡氏曰氣質得於有生之初此曰甚生氣質何也曰生來氣質有不好

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新安陳氏曰學之功

至愚者明柔者強偏駁者純粹不特能變化氣質雖無好氣質者今生出此好氣質也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已**

**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

**多也**朱子曰論孟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

是切實○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兩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已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數段或一兩

段爾○讀論孟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或言看

論語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妄學者之用功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日

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

克已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已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慶源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已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

說則是口耳之學矣

又曰論孟只剩石證讀著涉畧反語便自意足助辭下同學者須

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朱子曰讀書之法

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

○慶源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

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賢言近而指遠故其意思自然厭飲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意便死於言下自然局促蹇淺而有枵虛不足之意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

不浹音接洽耳朱子曰聖人言語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語孟恁地

揀擇子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看得問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仁為要曰須要將一部論語

份按語類云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去却其云二字何也

粗粗細細齊理會過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  
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說繫辭某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入精粗本末字字為咀嚼過○問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此最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慶源輔氏曰人纔只將一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蹇澀豈復有優游厭飫貫通浹洽之意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朱子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著氣力只是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若孟子使用著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論語之書蓋孔子大槩使入優游厭飲涵泳諷味孟子之書大槩是要入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蓄得意思在其中使入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

份按如論語所言如何刪去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句。

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入心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或云論語不如此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推之其他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

入只是求箇是底道理。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魯齋許氏曰：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為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語孟中反覆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

度

待洛反

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朱子曰：語孟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

難見。且如老蘇輩只讀一書，便翻釋許多文章出來，譬如攻城四面牢壯，只消攻得一面破時，這城便是自家底了。如今學者若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慶源輔氏曰：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能知道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新安陳氏曰：理義可以別是非，如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也。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朱子曰：人

之為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何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顏子之賢而尚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

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慶源輔氏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已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新安陳氏曰。司馬遷史記有孔子名丘字

仲尼。新安陳氏曰。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

為本紀有國統者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愚按元衡陽蕭元益編洙泗大成。始作先聖本紀。泗水侯沂國述聖公。至衍聖公以下。作世家。竟國復聖公顏子。至宋元儒及許文正公。衡皆為列傳。并贊。又以六經孔子之言。作其先宋人。孔子六字。訓又作八志。並做史記凡例云。

父叔梁紇。父嘉為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為敵。父叔梁紇。下沒。母顏氏。名徵在。通考仁山金氏曰。宋殷後子。姓反。母顏氏。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哀公。熙生弗父。

份按家語謂防叔避華氏之禍。奔魯。何孟春謂防叔時去。華督殺孔父已三世。於事不相次。防叔避亂。當在濬公末。



年南宮萬弒滑公殺華督。國亂之日，愚謂華督殺孔父者也。方督之見殺，是天之假手於萬，以雪孔氏戴天之恥。恥也，何為及避之他國乎？大全又謂叔梁紇遷於魯，謬更甚矣。遂字尤可怪。  
份按厲公祀祀字上脫方字。孔父為華氏所殺，華字乃華字之訛。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昌平蓋以山得名。括地志云：在兗州泗水縣南六十里。故鄒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故闕里又在縣南五十里。此則以曲阜之闕里名其地，非真闕里也。真闕里，伍緝之曰：背洙面泗。  
夏洪基氏孔子年譜曰：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

何及厲公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別為公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為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自孔父為華氏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鄆大夫。追封啓聖王，母顏氏，名徵，在顏父第三女。追封啓聖王夫人。愚按：元封先聖父母，制曰：闕里有嘉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敷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語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原，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於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於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福斯文，齊國公某，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大夫，人某氏，可加封啓聖王夫人，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

論語大全 戶說

讀本

年乃為七十二歲。史記所紀正得其實，前編從之是也。而索隱以為少一歲何耶？又曰：宋濂著孔子生卒歲月，辨於生年從公羊穀梁，於生月從穀梁，而於卒年從左傳。直作七十四歲，蓋謂公穀為傳經家，當有講師以相授，其言必有據，依又在司馬氏之前，故信史不如信傳，是固然矣。然愚故孔子作春秋，其褒貶意義不可具書，皆曰授弟子以傳，傳者各異其說，其授端木氏者傳於公羊，高子平，平子地，子敢，敢子壽，度秦至漢，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筆於書，而卜氏春秋傳於穀梁，亦以授孫卿，孫卿後為瑕丘江公，魯人榮廣，王孫皓，星公至蔡千秋，始顯於漢宣之世。

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陬，側鳩反。○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通考吳氏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一年，公羊特書十有一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一月之後，而世家稱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為屬明年，故誤。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己酉，而世家逐節所紀歲數皆少一年。序說史記生年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亦以十一月為歲首，不與春秋同例。胡勝陟編年鄭奕夫通攷徒見集註引用史記欲相附會，而不察朱子之意，與朱子之所由誤反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誤。丹陽洪慶善闕里譜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議論正當，援據的確。程氏反覆數千言，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往往孔子以十月

命吾大全 字說

二

夫歷年既久又以口授至漢乃成書以顯寧必無誤而公羊書有已訛亦安在盡可據也且孔子七十三歲生於庚戌卒於壬戌見之諸書者相傳已久今乃謂七十四歲似乎駭聞而蔡復實因之編歷年事蹟每歲率先一年較諸書獨異愚未敢從也又曰公羊傳孔子生於十一月庚子諸書多因之然攷之春秋則已酉庚戌兩年十一月皆無庚子想公羊緣孔子姓十一月而生故誤耳穀梁傳書於十月之末孔子家譜因之其說近是或又云是二十一日不知二十一日乃已酉十月之庚子非庚戌十月之庚子也以春秋經傳推之則庚子當是十月二十七日其書十

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斗有二月庚辰朔彼豈不知十一月之無庚子哉可見傳寫之訛明矣附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註仲尼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必有誤○甲子會紀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魯○古史孔子之生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通鑑前編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按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史記○路史以孔氏家譜及祖庭廣記所載俱云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乃二十七日周正乃今之八月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史記索隱通考仁山金氏曰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

一月及二十一日者誤也後闕羅泌路史其說正同益以自信乃五行書又謂孔子生於庚戌二月二十三日庚子斯亦不足辯也○份按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之生以襄公二十二年而公羊穀梁則謂二十一年生一為已酉歲一為庚戌歲二說不同朱子用史記作論語序說而以生於庚戌為定論他如溫公甲子會紀蘇子由古史金仁山前編亦皆主史記之說然則且從史記可也宋文憲孔子生卒歲月辨主公穀者也然其論但謂史記紀事多失實而公穀講師以次相授必有據依而已蓋雖以宋氏之辨而卒亦不能有的然可據之實也且公羊謂已酉十一

羈旅餘聚待頒賜共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材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為司職吏畜蕃音煩息職見現周禮牛人讀為穢音特又餘式義與杙同杙餘式反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雲峰胡氏曰此以後多用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註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為穢穢謂之杙可以繫牛穢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適周問禮於老子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為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明雖知之禮然其意以為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

月庚子生而是年十一月實  
無庚子。况公羊於十月既書  
庚辰朔則庚子亦應在十月。  
又何以繫之十一月。有據依  
者果若是耶。愚故曰且從史  
記可也。○前編謂襄公二十  
一年日再食。必非生孔子之  
年。亦殊有理。不得謂其迂也。  
份按仁山委人一條。其聚散  
之多如此下云。所以實於會  
計之當也。又遣人三十里有  
路室。路室有委。委吏掌之。此  
數語不宜刪去。  
四書釋地續曰。孔子世家載  
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  
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  
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  
是為定公九年。水經註云孔  
子年十七適周。是為昭公七

年。案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  
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  
君。而得適周。則又為昭公之  
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  
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蓋  
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  
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  
之。惟昭公二十有四年夏五  
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  
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  
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  
日食。昭七年雖日食。亦恰入  
食限。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  
何由適周。蓋余既通曆法。而  
後為是定論云。  
四書釋地續曰。孔子在齊止  
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  
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及魯。  
則以景公有君老不能用之  
言。但考爾時為景公之三十

三、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  
是適齊為高昭子。齊大夫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  
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  
孟吾老之語。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  
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孔子遂行。及乎魯。定公  
夫。子還受之否。朱子曰。既仕  
其國。則須有采受之可也。  
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  
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  
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  
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朱子曰。聖人欲  
往。是當他召聖

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  
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  
終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  
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些自是好。  
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二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  
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聲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  
歸魯侵地。鄆汝陽龜陰之田。胡傳夾谷之會。孔子  
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  
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  
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  
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夸之  
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夸不  
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  
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  
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夸狄之俗。使寡人  
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

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尚前二  
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  
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  
齊為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  
納其女嬖生景公以景公生  
於成十七八年計即位改元  
已二十七歲加以三十三  
年遂歎老嗟衰時蓋六十歲  
宜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  
時蓋年近六十二云  
四書釋地續曰孔子為魯司  
寇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  
司空三桓世為之三卿之下  
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  
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  
初命之大夫為者孔子也韓  
詩外傳猶載孔子為魯司寇  
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  
魯孔丘命爾為司寇無大字  
有以再命之卿為之者臧孫

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  
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  
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焉○齊人前此  
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  
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  
歸之也定公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  
馬以從至於會所以禮相見卻裔俘拒兵車之命而  
罷享禮之設於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  
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  
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  
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  
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二息百  
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  
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  
處矣而亦何嫌之有○明文衡王廉迂論左氏以鄆  
謹龜陰田為汶陽之田其後司馬遷杜預及諸家皆  
以為然不知汶陽乃齊地鄆謹龜陰為魯田與汶陽

紇也紇之奔邾書於經以其  
為卿故也若孔子雖與聞國  
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  
而不見不然齊人來歸鄆謹  
龜陰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  
諱之豈有孔某出奔載諸策  
書脩春秋時竟削之哉○份  
按王制孔疏云侯國何以大  
夫五人謂司徒之下置亦卿  
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  
司空之下亦置一小卿一  
小司寇一是小司空司馬之  
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據  
此則魯止有小司寇而無大  
司寇明矣崔氏云魯已有孟  
叔季三卿為政而更有臧氏  
孔子並為司寇則皆小司寇  
也乎其說良是史記云孔子  
為大司寇非也  
孔子年譜曰按孔子夾谷之

不相干也朱子辯之詳矣但朱子以鄆謹龜陰田之  
來歸者於吾聖人無與焉又曰借如彼說聖人脩春  
秋自書其功殆非入情愚則未安其說公會齊侯於  
祝其孔丘相乃其實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亦是  
實事左氏言萊人以兵劫魯侯雖不可信然孔子使  
茲無還請田又卻齊享不可謂皆妄也其後歸鄆謹  
龜陰田豈可謂不與吾聖人之事乎當其實有其事  
春秋惡得而不書之書之為魯也非自以為功也且  
有其實而避嫌不書孔子自處則善矣其如魯史何  
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愚則曰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田實吾聖人之功但  
左氏以三邑為汶陽田則非也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  
**為季氏宰障**也下同 **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障**  
**成圍之不克**也下同 **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障**  
問成既不障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  
休朱子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  
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自  
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

相雖不必以返侵地為誇。但使齊侯負慚。魯侯增重。聲色不動。而折衝於樽俎。正見大聖人文武兼備作用。而葉夢得及謂匹夫之勇。智者不為。豈不悖哉。且此事見於春秋左傳。穀梁家語等書。班班可攷。而乃以為附會。則愚所未解也。○份按山堂考索謂汶陽田乃齊田。非所歸之田。是則然矣。但謂齊以魯服。故歸其侵地。與聖人無與。是時三家僭亂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寶玉大弓之竊。後有叔仲圍。邠之變。聖人若用於時。不能一振。魯之頹綱。豈有區區自書其功。以示後世者。愚謂夾谷之禮。孔子相其會。儀於齊侯之心。為之屈服。而歸魯侵地。以謝過。蓋所謂折衝

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為患。故障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成亦邊齊之域也。孔子用於魯。於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於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期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於魯。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為誇。皆未為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附胡傳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

於樽俎之間者。此則擅相者所能為也。若乃正三家之專。消陪臣之變。以振魯之頹綱。則豈擅相者之職乎。孔子是時。以一命之大夫。而為小司寇。其位蓋亦卑矣。位卑而於職之所不能為者。雖聖人其若之。何章氏所云亦不達於理矣。

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邱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通考仁山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為魯相。事子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况言

論語大注 卷之六

諷孔子而孔子答以將仕則  
虎時孔子固未仕也孔子之  
仕魯其在虎敗出奔之後無  
疑愚故謂闕里志所紀皆非  
也○圖譜謂交樂之受在墮  
郈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圍成  
之前茫無憑據肆臆竄說致  
使先聖事迹顛倒錯亂而不  
可究  
份按仁山一條豈於土地甲  
兵爲之用哉於字乃有字之  
訛當改正

詩言大序

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  
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  
存疑  
耳與預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  
沮在呂反  
止也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音煩祭祀  
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問  
若魯亦致膳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朱子曰也須去  
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胡氏曰  
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爲相也與聞  
國政而已非爲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  
其不足與有爲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前編按孔  
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魯之  
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之也定公十年  
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語左氏皆不言其  
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  
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

季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  
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  
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已  
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  
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囚之而專魯政辱之於晉陷  
之於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  
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  
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爲靖亂  
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  
卻齊歸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強  
邑也當是時公山不狃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  
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爲三都至  
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仲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  
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其不肯墮成  
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  
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  
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然亦  
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旣而魯國方治

而齊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閒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閒魯之用孔子，寧不幾於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為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甘於終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為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耳。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啗此為鄰國所規也。使桓子而猶惟孔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盡壞，不復可與有為，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然攷之孟子與史記，蓋為膳肉不至而行也。而論語則以為女樂蓋孔子之行決於此，而特發於膳肉耳。孟子之言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一

四書釋地續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為今東昌府濮州生平。凡五至衛，馬第一去，曾司寇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

事也。方其不朝也，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而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吁！此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夫郊之必致膳於大夫，彝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惟孔子於父母之邦，不若是忍，又不欲顯其君相之過，已知其必不致膳，且猶冀其能悔，而或致膳也。既而膳果不致，夫使其致，膳猶彝禮也，而不致，是昭然疎却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孔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古史孔子去魯，凡十三年，適衛者五，適陳適蔡者再，適曹適宋，適鄭，適葉，適楚，各一。諸侯皆莫能用，卒自衛反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

四書釋地續曰。孔子在陳凡  
二次。一居於魯定公十五年  
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  
申。一居於哀公二年戊申。三  
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  
並載有歸與之辭。蓋三年己  
酉載者得之時。魯召冉求。孔  
子以為魯人召求。將大用之。  
故於求之行而曰。歸乎歸乎。  
云云。蓋興起於魯之召求之  
歸。於情事為得也。

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二歲而  
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  
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  
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朱子曰。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做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免我而已。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  
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扶又如陳。據論語則絕糧  
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  
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  
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

四書釋地續曰。長沮桀溺章  
集註。自楚反蔡。問津。長沮按  
世家。文乃自葉反蔡。葉離楚  
邑。距蔡密邇。故孔子哀公六  
年壬子歲。蔡而葉。葉而蔡。久  
之方至楚國都。又曰。時楚都  
郢。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  
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今  
襄陽府。○份按。世家哀公三  
年。孔子在陳。魯君冉求。明年  
自陳遷於蔡。明年自蔡如葉。  
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云  
云。去葉及蔡。問津。長沮云云。  
孔子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  
孔子。蓋自四年至六年。蔡而  
葉。葉而蔡。楚乃聘之。而至楚  
國都也。  
四書釋地曰。昭王將以書社

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  
蔡及葉。失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篠  
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  
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  
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  
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  
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  
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  
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新安陳氏曰。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一里。里各立社。



地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理。按史記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則是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耳。推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乃是爲二十五家者。凡七百也。蓋萬七千五百家也。非如古者以三百步爲里之里也。然孔子得之卽足以王。故子西以爲不可。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爲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魯。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苟去却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

孔子年譜曰。前編云。孔子世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饒氏云。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卿大夫所當得底地謂之采地。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與。故謂之書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便如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附古史。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爲女樂所誤。視棄孔子如脫敝屣。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圍治實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返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俟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閒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歟。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狃。於晉欲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

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計六年。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於其國。何耶。及攻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及衛也。攻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衛。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於衛也。經世書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於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孔子世家之謬。愚按馬遷史記前後矛盾者甚多。孔子世家未可據。陳衛世家獨可據耶。竊謂孔子於陳蔡。既有絕糧之厄。是上下之交已隔。烏有楚不能用。復至陳留四年而後去之理。則陳衛世家所紀者。誤也。且既云孔子自陳至衛。明年反魯。是在衛亦已越歲。非僅過之。前編

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姬不逮門之女。魯人不以爲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爲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歟。前編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也。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彊。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夫。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爲之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爲二國留行。然其如蔡蓋爲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則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

以是斷其不居衛亦誤也然則孔子之於衛者何也觀子路衛君待子為政之問而孔子欲先正名則出公雅欲用孔子而孔子亦欲用衛以正其亂從可知已又孟子稱孔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政之春秋史記無所謂孝公者宋子以為疑即出公輒或又以謂公子郟若然則因公養之機以伸其正名之用固孔子之志也如必以為不居亂邦不見惡人則南子亦可見公山佛肸之召亦可往矣陳有吳楚侵伐之亂而居陳蔡有公孫翩弑殺之亂而居蔡矣蓋孔子聖之時無可無不可焉得以常情測之哉○份按金仁山謂孔子凡三至陳始適陳畏於匡反衛再適

陳經桓魋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王欲用之不果三則自葉反陳在陳最久乃自陳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愚謂仁山此條之誤莫如再適陳一節蓋孔子微服適宋適陳在魯定公十五年居陳三歲至哀公二年返衛尋適晉臨河而返復如衛又自衛如陳至哀公四年乃自陳適蔡此五年之中孔子凡兩番至陳金氏并為一節將哀公二年自陳如衛如晉復如衛再至陳諸事一齊抹撥此其失之最甚者也其謂始適陳畏於匡蓋據年表及陳世家皆謂魯定公十四年孔子適陳也按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自魯適衛居十月去衛

論語九章 戶說

必故為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為又反乎衛時子西所沮愚以為此皆非聖人意也

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魯

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古史前此三年季康子嗣立而召冉有矣後此五年冉有為魯帥師敗齊師於清今冉有在衛豈自魯來見孔子歟哀公七年子貢在魯為季氏說吳大宰

既而仕衛孔氏以死豈與孔子皆歸於魯復自魯仕

衛歟傳記脫略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

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

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雲峰胡氏曰讀此者要

太史公書法又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他國及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

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攷故不書耶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然魯終不能

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為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乃敘書傳去禮

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

正之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著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

論語六卷 卷之六 二

將適陳過匡被圍圍解過蒲月餘及衛是時衛都濮陽為今大名府開州而匡蒲皆在附近自蒲及衛蓋是年雖欲適陳而竟不果矣仁山據年表及陳世家謂孔子實已至陳恐致之未審也至其謂見沮子西後自葉及陳在陳最久云云為三至陳事蓋陳世家謂魯哀公六年孔子適陳十年孔子猶在陳衛世家及年表皆謂魯哀公十年孔子自陳入衛此仁山所據也甲子會紀亦云爾而孔子世家則謂魯哀公六年自楚反衛自此至十一年乃自衛反魯無自葉反陳居陳最久事二說不同此則未能遠定其是非仁山謂衛出公拒父不道

夫子不應久居其國立論似非無見然夏洪基氏謂陳蔡上下之交已絕必無復留陳四年之理又引孟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而斷孔子非久於陳而久於衛以此駁仁山說亦甚有理愚思朱子既取孔子世家之說而於年表陳衛世家所云皆不之從且從朱子可耳然則孔子生平止二至陳始則在定公十五年哀公二年而去繼即在哀公二年至四年而去也孔子世家謂孔子居蔡楚昭王使人聘之孔子將往拜禮陳蔡發兵圍之朱子謂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安敢圍之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金仁山則謂陳蔡從楚耳非為

論語卷之九 戶說

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通考仁山金氏曰按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儒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儒顏辛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箴公祖茲廉潔遠瑗宰父黑公西箴穰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曾秦冉漆雕從燕級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箴顏相又按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愚按蘇子古史謂孔子弟子七十七人以太史公書及諸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不錄之凡七十九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

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

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通考吳氏程曰

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月無己丑蓋長曆之誤是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載孔子生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

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

先卒伯魚生伋音急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

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論語卷之九 戶說

七

之臣况蔡又兩屬於吳當時諸侯大夫不用孔子又忌他國用之大率如此愚謂陳蔡以兵圍孔子之事不能斷其有無而朱子謂絕糧在去衛如陳之時所據者論語也論語問陳絕糧既合為一章必是一時事朱子之說信為有微愚所疑者孔子既既於陳蔡之間孟子以為無上下之交朱子以為君臣皆惡無可與交然則孔子宜去之惟恐不速矣乃自哀公二年至四年皆居於陳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而復反蔡又幾年殊不可解且孔子去衛如陳衛靈不久即卒是年孔子年五十九若陳蔡之厄果在斯時從游者于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方十五歲子游少孔子

四十五歲則方十四歲豈遂能以文學顯名而從師跋涉道路耶據在陳絕糧古註時吳伐陳陳亂故乏食蓋以在陳絕糧為一事陳蔡兵圍為又一事也然古註謂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乃之陳敘得殊舛錯然則古註亦不足信也

份按通考仁山金氏一條故不錄不字乃科字之訛

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

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或問今之

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為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註三論始合為一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

子以子稱程子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

是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

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朱子曰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弟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攷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此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為據也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為明驗至於閔損冉子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與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程子曰論語之書其辭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餌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知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讀之孰知回不惰師書紳為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朱子曰學者須著實循序讀書

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及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論語二十篇中尚不耐煩看得之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得如此長遠工夫耶○慶源輔氏曰嗜之而飽餐充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雲峰胡氏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略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程子曰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疑○問論語如何讀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慶源輔氏曰程子言雖

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

但覺意味深長

和靖尹氏曰論語之書迺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

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也○朱子曰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自涵泳久自見得○論語讀者越見意思無窮今○朱子曰論日讀得些意思明日讀又長得意思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已下論解論語

份按不敢偏些小小字乃字之訛

○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胷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某於論孟逐字秤等不敢偏些小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讀集註只是要看無一字閑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註至於訓詁皆仔細者蓋要入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

也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為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通考吳氏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孔子及弟子語也

長洲汪份武曹手輯

長洲馮曷孟容

長洲徐葆光亮直全訂

秀水陳鑑其言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朱子曰此一篇都是先說

一箇根本。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記之故以為多務本之意。新安陳氏曰揭君子務本一句以為首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首標之如首章以時習

為本次章以孝弟為為仁之本。三章忠信為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為治國之本。皆是餘可以類推。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必有所從入。德雖在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事，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

於聖人亦不過盡為入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覺軒蔡氏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通考程氏復心曰：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德者已所獨有之理。如孝弟忠信，是人所共由之道，能孝弟忠信，便是已獨有之德，才知有孝弟忠信，便是入道之門。能孝弟又能忠信，便是積德之基。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



呂晚村曰。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主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人每以稽古絃誦典籍等。了却此。正是朱子所闢為詞章訓詁之學。而陽明反以此誣朱子者也。翼註曰。時習有勿忘勿助工夫。人但知忘者非習。而不知助亦非習。助長則生。濫習則馴熟。

學之為言效也

通考吳氏程曰。為言言詞也。謂孔子之詞。即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某也。皆正訓也。有曰某者某也。某猶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政者正也。而又曰政猶正也。政之為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又曰。古學字。即今效字。學記效學。同一字。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問學。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勉齋黃氏曰。集註言學。而或問以知與能並言。何也。曰。言人之效學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於是日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躬行實踐。而吾悵然未有所能也。於是日觀其作為。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大抵讀書窮理。要當盡聖賢之意。備事物之情。非吾好為是。詳復也。理當然也。世之學者。意念

份按效先覺所為為字。即學字意。兼知行說。雲峰所云本自的當。大全辨顧謂為字當主行說。且謂行可以兼知。是拾陽明知行合一餘唾。謬矣。份按所附陳新安朱子論學一段。即此條中語也。其言極為貫穿。輯釋中本全載。不知大全何故刪去。故補之。

苟且思慮輕淺。得其一隅。便以為足。則其為疎率也亦甚矣。學者觀於此。亦足以得養心窮理之要矣。曰。若是則學之為言。固無所不學也。今集註於此。乃以為人性皆善。必學而後能明善。而復其初。何也。曰。學問之道。固多端矣。然其歸在於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然之善也。於論語之首章。首舉是以為言。其提綱挈領。而示入之意深矣。○雲峰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為。或以所為為所行。殊不知汝為周南召南。集註曰。為猶學也。論語曰。為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代為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是以為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為。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脩。即是復其初。○新安陳氏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挈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所為不

份按王文憲云。乃白雲許氏所引。非仁山金氏所引也。朱子或問中以下。則仁山之說。大全誤并為一也。○仁山以為字屬行。非也。

份按大學論明德。而以格致誠正為工夫。中庸論天命

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朱子所謂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能指行而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考。仁山金氏曰。王文憲以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三句。此看集註凡例。又曰。朱子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合言之。覺知也。為能也。明善知也。復初能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復其本性而已。學以明善明德之事。以善及人。新民之事。○黃氏曰。抄陸象山謂論語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及其門人楊慈湖。又改時習為不習。其說不知何如。要之學者。且當尊信吾聖人之訓。○四書通。秦漢而後。所謂學者。記誦詞章而已。無有說到性善者。惟程夫子作顏子所好何學論。必

之性。率性之道。而以戒懼慎獨為工夫。而所以戒懼慎獨者。又不外乎智仁勇三達德。蓋大學中庸論學之旨如此。故程子論顏子所好何學。必溯其原於五性。而以先明諸心。力行求至為說。惟其有得於學庸之旨也。朱子解學而節為之。原本於人性之皆善。以窮所以當學之故。而拳拳致望於人之明善復初。蓋其所謂學者。其所包甚廣。其為功最切於身心。至其他處。論學亦必以復性初為綱領。則亦猶夫程子之論學也。此所謂儒者之學也。所謂始乎為士。學而至於聖人者也。其視論語古註。止以誦習經業為學。相去萬里而遙矣。乃陽明顧指效先覺所為。是專求諸

先從性善上說。故朱子從之。○輯釋新安陳氏曰。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要歸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大學章句序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初。釋明明德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註凡四致意焉。○蒙引學而一章。其於大學之三綱領。已盡之矣。蓋學習而悅。明德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習。鳥知不愠。而為君子。則所性全矣。各為止至善也。習鳥數。音朔。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朱子曰。說文習。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

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底。學自有底。習行。自有底。學。自有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時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

外只說得學中一事。且詆朱子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不能切己自脩。而謂集註為未定之說。晚年方悔平日許多錯處。未及改正。何其誣歟。

言言大全卷之一  
四  
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所已。○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厚齋馮氏曰。習鳥雛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己。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習字於六書屬諧聲。謂形聲也。○勿齋程氏曰。未知未能。必效諸人。是之謂學。已知已能。必熟諸已。是之謂習。說

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

說其進自不能已矣。朱子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住了。只是不會習。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功。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習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

語錄問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曰。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之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四書通聖賢之所以為聖

份按朱子與南軒論此條謂必曰細釋義理之端緒而涵泳之似義理之中別有一物為之端緒若藹之有絲既細釋出來又從而涵泳之語意煩擾非所以示入入德之方則此條固不當採入也又按專以細釋為學又偏就致知

一邊說此雖本之程子然程子却又有學者將以行之一條然則此條之當去更實矣

份按程子二說前以知言後以行言朱子謂其偏者獨舉其前說而言耳

困勉錄曰朋來不愠俱有工夫蓋由首節工夫進而不已焉學益深習益熟則朋來又進而不已焉學愈深習愈熟

賢只是學之不已學不已則熟熟則其進自不能已夫子之吾弗能已顏子之欲罷不能皆是自不能已此則學之始也故集註下一進字其進自不能已是學之方長進處○輯釋白雲許氏曰學須隨事隨理求其知求其能遂一習令明習令熟必明一理又求知一理熟一事又求能一事故集註於本文外有其進自不能已句然亦程子曰習重平聲習也雙峰饒氏曰習字訓只在孔子語意內重故重險時復扶又思澹洽於中則說也朱子曰謂之習坎反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溼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溼習而熟熟而說脈絡貫通程子所謂澹洽是也○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思釋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細釋其端緒而涵泳之也通考吳氏曰重習者更互反復之意釋抽絲也思者如之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雲峰胡氏曰時復思釋則

習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新安陳氏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也附四書通澹洽於中則是自得之深所得在我則是自守之固學必如是乃可爾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莊皆反立時習也勿軒熊氏曰坐如尸立如貌正如齊註曰磬耳聽謂祭祀時○朱子曰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始采以備一說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明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則不溫不可謂下二節只是效驗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雙峰之說須善會也又曰朋來只依大全家引作新民看為是存疑之說不必從

而信從者眾故可樂

朱子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入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下咽吾之說雖深亦曷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眾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歡欣宣暢雖宮商相宜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又曰近者既至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說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說之則可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矣○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是樂其善之可以及入乎是樂其信從者眾乎曰樂其信從者眾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特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少可悶今

份按論語或問朋來之樂奈何下有曰以為樂其可以取益以為樂其相與講學則我方資彼以為益彼又安能自遠而來哉以為樂其義理之不一則是未能自信而藉外以為樂也以為樂於才大而友遠以為樂於空實輝光而聞譽者以致之則是以此自幸而有驕吝之私也至於知不講之為憂則知講學以為樂則又所謂以彼之有形此之無者夫樂與不樂決於吾心可矣豈待此而後判耶然後接惟以程子之言求之云云蓋先將眾說所謂樂細為

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眾如是安得不樂○信從者眾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眾則豈不可樂○問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之云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南軒張氏曰有朋自遠方來則已之善得以及入而人之善有以資已講習相資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為發舒也○新安陳氏曰以善之善即上一節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習說則善方成已朋來則善方及人矣語錄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有來又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朱子曰程子非以樂為在外也以為積滿乎中而發越乎外耳說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說是

駁到則程子之說之獨精。自然分明大全刪去何也。

翼註曰。識見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於心。非成德君子而何。○困勉錄曰。沈無回謂不可謂來者便是知。而不來者方是不知。大抵學得盡處。其獨得之妙。不可持以語人。人亦豈盡解得。如孔子在當時。三千七十。豈不朋來。然欲無言。則子貢疑之。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不怨不尤。又何嘗因之生慍。按此亦是人不知內事。但專說則偏。○份按羅近溪謂若說不慍是漠然無所動於中。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

患人之不已。求為可知。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不知。必反。已以為可知。而後已。於人何敢慍焉。困勉錄謂如此說。方見學問無歇手處。而沈無回則謂近溪說此是道理。但不可此處說。君子有終身自反之功。亦有毅然獨信之處。此君子與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愚謂沈說為長。

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說。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雙峰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名焯字彥明河南人曰。學在已。

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朱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一已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則樂不已。知則不慍。樂慍在物不在已。至公而不私也。○新安陳氏曰。已誠有所學。人之知不知。何加損於已。朱子云。為學是為已當然之事。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先。○雙峰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兼指眾人。上而君大夫亦是。附語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

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又曰。游氏說宜其令聞廣譽。施於身而人乃不知。焉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最是語病。果如此說。則是君子為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奈何。却如何見得真不慍來。○蒙引蓋自其學習之時。便全是為已之心。况其習之熟。程子曰。雖樂於及說之深。而至此又何欣戚之有。

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朱子曰。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已之慍。○雙峰饒氏曰。說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後能不慍。○雲峰胡氏曰。說是喜意。慍是含怒意。喜怒哀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不慍甚切。此條聯樂與不慍。言故居尹說之後。通考仁山金氏曰。有自得之說。則有及。愚謂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成德。

後通考仁山金氏曰。有自得之說。則有及。愚謂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成德。

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

者能之。問稍知為已。則人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朱子曰。人待已平平。亦不覺。但被人

做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便不甘。便是愠。愠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愠。便是裏面動了。○人不

見知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此學之終也。○今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

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于已事。而亦為不平。况其不知已乎。此不

知不愠。所以難也。○問不愠之說。孰為得日。程子曰。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

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覺軒蔡氏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

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說樂兩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朱子非正解

本句。特統而論之耳。所以繼於尹氏。程子之後。○慶源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曰順曰逆。皆理

份按勉齋先生集。此條乃勉齋語。非蔡氏語也。勉齋固主程子之說。愚謂惟不愠。然後為君子。亦惟君子。然後能不愠。兩意兼說。方足也。

份按說者多謂此章為三平。觀集註德之所以成云云。及語類所謂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之一句。所謂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所謂只要所學在我。故說等語。自應以首節作主。

也。但處其順者易。故及人而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也。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

已焉耳。問集註言君子而復歸於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何也。勉齋黃氏曰。學而至於成德。又豈有他道哉。其所自來者。亦不過是而已。非體之之實

孰能知之哉。○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始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又慮夫敏者躐等而進

怠者半途而止。昧者又或離析以求之。或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始之所學。然後

時習以熟之。則夫說之與樂。可以馴致。初不待外求而得也。又曰。不極其至。則無以成其德。故又以此說

終之。○雙峰饒氏曰。集註謂德之所以成。亦在乎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此言極有意味。○此

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雲峰胡氏曰。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一句。時習二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已。此曰學之正。習

之熟說之深而又曰不已焉於此見朱子喫緊教人處○新安陳氏曰此推本所以為成德之由不過自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乃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通考仁山金氏曰逆而難進步言學之正推本言程子此條順進而言也 ○程子

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朱子曰惟樂後方能進步

不樂則何足以為君子○新安陳氏曰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也必由成己之說方可進於及人之樂然非造於樂之地步又不足以言成德君子也夫學者所以學為君子學由說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為君子學之能事畢矣朱子云論語首曰學而時習之至不亦君子乎終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深有意蓋首篇首章末篇末章皆拳拳以君子望學者宜乎朱子以為深有意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言為學之道學兼知行言首言學欲熟之於已中言學

欲推之於人終言學者畢竟所以為已又曰四書所言君子甚多其等第不一今略取其的然有所指者以為發例此章不知不愠與不器之於天下也病無能疾沒世而民不稱矜而不爭貞而不諒之君子以德言為成德之稱正言之也不重則不威食無求飽博學於文有九思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以德言為學者之稱亦曰以學言也君子脩己以敬先行其言不憂不懼之君子以德言徹上徹下之道因其人而言之也所過者化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廣土眾民君子欲之依乎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君子以德言為聖人之稱也君子篤於親正其衣冠君子有大道之君子以位言凡以位言者必有其德而後稱其位故聖賢凡以君子為為人上者之稱必言所以為入上者之道微意可見也待於君子有三愆之君子兼德位言之也餘不能悉舉者可以類推附語錄問學而首章把作始中終之序看時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之是如何有朋自遠方來是如何若把始中終三箇字括



份按呂晚村曰其爲人也四字說假如這箇人云爾人字固非仁者人也之人爲字亦非著力字此說得之蒙引謂聖人教人爲學不過教人做人云云是以人字爲仁者人也之人又以爲字作著力字過矣

了時便是了更讀箇甚麼○問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曰學字本是無定底字若止云仁則漸漸入無形體去了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便實又曰直卿云若如此說一部論語只將求仁二字便了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上聲

爲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犯上謂干犯

在上之人朱子曰只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凌犯乃爲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干犯

是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爲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爲犯然諫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鮮少也作亂則爲

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平聲

務專力也慶源輔氏曰專用其力而爲之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

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

也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爲

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爲性了

呂晚村曰務本二句雖泛說然正是發明孝弟所以爲仁之理下兩句合到孝弟上講然正要結出君子所以必務本之意語勢相爲鉤連渾作一意者非打成兩橛者亦非又曰或者謂此上節以質言是凡人之孝弟次節以學言是君子之孝弟關之者又謂首尾孝弟相應無犯亂不仁即是爲仁不得硬分兩項人看二說如何曰前說始於金仁山理亦無誤但質字二字下得不當上節是設箇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實也

不論學。如云大凡孝順之人  
決不為非下節即根上節推  
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  
指點道理如此。如云不要小  
看了孝弟乃是為仁之本。質  
字固不相干。即後學亦言外  
意。故仁山硬分質學誠有病  
至下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  
人說。下節講道理自然指君  
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為仁不  
同。不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  
上說。若為仁道理甚大。仁民  
愛物參贊化育都在裏。非君  
子誰與語。此又曰金仁山謂  
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  
二句泛言。亦是強分枝節。看  
來只大概論事理如此耳。若  
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  
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  
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

周子說德愛曰仁。猶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  
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  
○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  
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  
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  
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  
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  
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  
以及物否。曰只是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  
○勉齋黃氏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  
謂德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  
所謂仁也。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  
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  
心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也。故仁之為德。偏言之則  
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  
智。而四者無不包也。○諸葛氏泰曰。泥愛字。則不知  
仁之體。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於以  
仁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即愛以明用於以見愛。本於

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  
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  
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  
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  
淺小。後節就道理推論到盡  
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  
弟亦說得完全耳。又曰。上節  
就凡人虛論箇道理如此。下  
節言君子所以專用力於孝  
弟之故。未嘗粘煞兩箇人說  
亦未嘗有上為質而下為學  
意。  
份按語類愛之理。愛自仁出  
也。大全於自仁出也。上落去  
愛字。便不分明。  
份按朱子謂心之德而專言  
之。則未發為體。已發為用。以  
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  
體。惻隱是用。所謂各全體用  
也。

仁之所發見。無體何以有用。無仁何以能愛。因愛心  
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故曰愛之理。集註於孟子首  
章。又倒置其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  
為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兼言  
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然亦互相  
發明。而非有二也。通考吳氏程曰。愛之理。是偏言之  
仁。不涉義禮智信。而義者宜之理。之屬。各自見之心  
之德。是專言之仁。包義禮智信皆在其中。二句小大  
不同。各合體用。蓋心該眾理。言雖心。體理用然。謂體  
全而用偏。則不可。附語錄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  
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  
關。說者。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  
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  
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  
類。至於說克己復禮為仁。仁者其言也。認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又自不同。  
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孟子曰。  
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都相關說。又要入自看得

份按蒙引謂行仁與為仁不同存疑謂行是據其施於外者為是營為乃自心經營而施之於外故曰不同愚謂行固是施於外然亦未有不自行經營而出者則行仁與為仁終未嘗不同故集註曰為仁猶曰行仁也○又按蒙引云謂行仁自孝弟始始字與本字不同故朱子不用而以根字貼之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是謂孝弟是行仁第一件事故不同此說辨得似屬分明今細玩語類文集或問諸條則或以始初為說或以根本

語類文集卷之一  
界限分明○問如何不道鮮矣義禮智只道鮮矣仁曰程先生易傳說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專言則包四者偏言之則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義也在裏面知覺謂之仁便智也在裏面如孝弟為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愛而言○蒙引謂行仁自孝弟始始字與本字不同故朱子不用而以根字貼之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言君子凡事是謂孝弟是行仁第一件事也故不同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  
朱子曰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所以集註下一凡字○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附存疑**本即事之根本切要處其餘許多節目條理即是道亦只是那事也○淺說其為人也孝弟有得於天資者有得於學力者君子務本本字不專指孝弟故註中用凡事二字如治國平天下以齊家為本齊家以脩身為本脩身又以正心為本此篇首論為學以時習為本後章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以五

為說蓋互有之如一坎二坎三坎之喻一池二池三池之喻皆以始字言之又嘗作圖示人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別又謂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為仁之事親親是第一件事又謂親親仁民愛物皆是行仁底事但須先從孝弟做起若此便不是本又謂凡愛處皆屬仁愛之發必先自親親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行仁之事也諸如此說皆據始初立論以發明程子行仁自孝弟始之指也其答張敬夫書謂事親從兄是本愛人利物是末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又謂

者為道千乘之本而五者之中又以敬為本皆是餘可類推

**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朱子曰其為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雲峰胡氏曰上文是泛言為人此節則專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泛言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為為仁之本又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為之本**附**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有子之意程子之說正謂事親從兄愛人利物莫非為仁之道但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為仁之道生也

○語錄或說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為仁之本○論本字此便只是大學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也不得○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否曰也是仁民愛物都從

類中有云人若不孝弟。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有云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有云豈特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此而後見。所以為至德要道。或問中有云人能孝弟則愛之理常存不息。而為仁之本於是乎在。已上諸說却似得根字意。竊謂由前之說。所云二坎一坎三坎一池二池三池者。皆以仁為水之源。夫水固由一坎而後至於二坎三坎。由一池而後至於二池三池。然一坎三坎二池三池之水。終是生於水之源。而非生於一坎一池。是只以始字為說。而與根字意都無發明。似不如根幹枝葉之喻。與所謂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所謂若道理中

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豈特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人之所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於此。孟子之論仁。義智禮樂之實。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或問人能事親而孝。從兄而弟。則是吾之所謂愛之理者。常存不息。而為仁之本。於此乎在也。事親而不知所謂孝。從兄而不知所謂弟。則是吾之心。頑然不仁。而應乎事者。皆不得其當。如手足之痺。頑矣。○纂疏蔡氏曰。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譬如桃仁杏仁。中具生理。凡其根幹枝葉。自華而實。無非生理之貫通。此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也。然生理貫通。又必自根幹而枝葉。其發動萌芽。必有其初。以至於華而實焉。此謂為仁以孝弟為本也。○蒙引能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少好犯上。不好作亂。即此意而反言之也。○其為人孝弟則少好犯上。不好作亂。而所為皆仁也。故曰孝弟為仁之本。可見君子有志於仁。○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者當先務乎孝弟也。

間隔斷。便生不去。所謂至德要道。四端皆本。此後見諸說。較得自根生出之意也。又細檢諸類。有云此便是大學本亂未有未治之意。理一分殊。雖貴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不得有云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文集中有一條。謂孝弟是推行仁道之本。仁不專主孝弟一事。但推行之本。自此始爾。凡此三說。蓋舉本根與始初二義。鑄成一說。其言乃為周密而無滲漏矣。○又按林放問禮之本章。所謂本者。亦指禮之初而言。朱子云。初間只有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然出來。此亦是以根

論語大注 卷之一  
好犯上。豈復扶又有逆理亂常之事。雙峰饒氏曰。孝弟順德也。犯上  
是。小不順底事。作反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亂。是大不順底事。  
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新安陳氏曰。以上解此章正意。論性則  
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朱子曰。仁不可言至。仁是義理  
或人之問。仁是仁。在孝弟之外。如此建陽去方。行謂到信州。程子說是仁。在孝弟之中。只一箇物事。  
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

本意融會在始初中立論也。蓋本之義固有二。一則以根本言。一則以始初言也。言根本則不可言始初。如仁為孝弟之本。乃是性為情之本。體為用之本。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其於性字體字上。全用不著始字意也。言始初則須兼言根本。如孝弟為行仁之始。乃專就其情與用處言之。蓋孝弟是情與用之始。則又終之所從出。而為終之本也。然則以性與情體與用對說。當專用根本之說。若獨舉情與用。則當以始初而兼根本立說。此章孝弟為仁愛物之本。既指情與用言。故朱子用程子始字之說。而又以根字足之。蒙引以始字不可訓本字。恐亦未甚確也。

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程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謂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也。朱子曰。為仁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為仁以孝弟為本。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處言之。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

續困勉錄曰。大全辨詆程子云。父子本是天性。孝弟原非外鑲。性中曷嘗有孝弟一句。推其說與孟子外義同病。按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程子是言孝弟在性中。只包在仁內。安得言同。

份按此段只是言性為情之本。體為用之本也。

份按文集此條乃答呂子約書也。其原文云。論性則以仁為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禮智云云。蓋以論義理論為仁工夫。分咧

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固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檟棘。非有彼而無此也。問孝弟是為仁之本。義禮智之本。如何。曰。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所以然者。智之本也。○孝弟固本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為羞惡之本。禮為恭敬之本。智為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是一箇性。性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為仁之工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切緊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

仁為孝弟之本與孝弟為行  
仁之本。吟刪去論義理以上  
三句則語意不明矣。  
份按語類彙提之章上。有論  
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句大  
全以下文亦有此句。恐其犯  
複故刪去。然讀去却似上下  
界限未能分明。○為仁以孝  
弟為本。曰云云。曰字上有這  
箇仁字。是指其周備及物者  
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這箇  
仁字。是指本體發動言之。否  
大全移此數語在別條中。而  
此處却刪去。蓋其蓋為仁以  
孝弟為本。句不屬上文。而屬  
下文。刪去下數語。如何可往  
份按朱子以粟喻仁。指其未  
發者言也。以苗喻孝弟。指其  
已發者言也。以根喻親親。指  
其已發之始言也。以幹喻枝

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  
根本。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  
培植本根。○問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  
為孝弟之本。為仁以孝弟為本。曰是道理都自仁裏  
發出。首先是發出為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  
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  
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仁是性。發出來是情。  
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  
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  
事。○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  
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  
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  
以孝弟為本。○問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為愛  
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矣。仁之章。又以為心之德。何  
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仁之緒也。而  
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

葉喻仁民愛物。指其已發之  
終言也。

份按胡氏謂有子就枝葉發  
端說便全失本字意。遠不如  
朱子粟苗根幹枝葉之喻矣。

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  
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問既曰本猶根也。然  
則孝弟為仁之本。仁為孝弟之本。同乎否乎。慶源輔  
氏曰本之為根。則同。而其所以為根。則異。行仁以孝  
弟為根。以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根。  
以其發於內者言也。行仁不以孝弟為根。則其施無  
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之效。論性而不以仁為孝  
弟之根。則其發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長之實。○  
或問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晦翁謂鮮是  
少。若說鮮矣。則未以為絕無。孝弟之人。猶有犯上之  
意。邪。潛室陳氏曰。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  
自是無世俗一等。麤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  
得麤惡大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  
不好處少。○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  
而程子以仁為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  
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  
所不及也。○新安陳氏曰。言仁為論語一書之大綱。  
領南軒張子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為二編。名曰洙

泗言仁錄此其首章云通考仁山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為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又曰為仁為字重讀朱子恐人不曉為仁是行仁之義而倒看性情體用故圈外收程子辨論說過詳有子言仁之事集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詁發例於此○宋氏公遷曰仁以德行言自推行仁道而言則孝弟皆是愛親故為為仁之本自良心之發見而言則仁主乎愛義主乎敬故為仁義之實况有子止言仁仁足以兼乎義也吾友汪國用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即孟子智禮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即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其意有不同耳附黃氏日抄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聖門之教人莫切於孝弟矣此章象山斥其為支離固不可知程子言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其

說性尤精而性中曷嘗有孝弟之語後覺乍見亦或以為疑蓋實則父子之道天性而其說微覺求多於本文之外也晦菴或問中云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者此語為婉而切似當收置集註使學者知孝即仁之事而仁即性之有可也因嘗思理一而已聖賢發明則愈久愈備大舜時止說克諧以孝未嘗說仁湯時方說仁乃與寬對說孔子說仁又多與智對說至孟子方說仁義禮智四者而理益大備程子謂曷嘗有孝弟蓋以孟子之說釋有子之說爾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新安陳氏曰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乃專言之仁也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

份按語類安得謂之仁下有  
云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  
心在二句得此一證意更醒  
豁

也。朱子曰：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為  
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只爭一箇為己為人  
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  
以悅人則不可。○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  
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巧言令色求  
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已害人然後為  
不仁也。○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  
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  
外，只求入悅，便到惡處亦不難。○容貌辭氣之間正  
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  
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  
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  
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又曰：小人許以為直，色厲  
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  
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問：脩省言辭  
誠所以立也，脩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  
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  
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餽人，脅肩諂笑以

份按程子所謂知巧令之非  
仁則知仁與勉齋所謂反而  
求之東陽所謂就此句翻轉  
看皆讀書之妙訣也

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  
也。曰：有所為之說甚善。○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  
仁則知仁矣。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朱  
子曰：程子懼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少許之  
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聖門之學  
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為之者，必以孝弟為先，論其  
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引二  
者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急，而識  
其所以當務與其所可戒也。○勉齋黃氏曰：苟知心  
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  
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雲峰胡氏曰：上章好犯上  
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東陽許氏曰：  
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  
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為多。○知巧言令色之非仁  
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為仁，然此只就  
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  
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



陳伯玉曰。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人。與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即毋自欺慎獨工夫。○徐自溟曰。三不字。三平字。有歉心有疑心有懼心。○困勉錄曰。信字之義甚廣。言行相顧是信。心口相符是信。內外如一。是信始終如

一是信。總是循物無違。總是以實。又曰。看來程朱論信字。不止是踐言。大學註曰。徇物無違。論語註曰。以實。若違理而不以實。雖踐言亦不得為信。且信又似不止屬言。凡行事以實皆是。若弟子章謹信相對。則信另專屬言也。大全不重章廣平游氏一段可見。又正顏色斯近信矣亦然。

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皆非仁。本註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附語錄。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若能反觀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務外。便自可與前章程子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通考。朱子曰。論語除曾姓外。皆作在

登反。○仁山金氏曰。曾子名參。所金反。字子輿。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蓋軻車軻也。若曾子而

字子輿。則參乃服參之參。七南反。○吳氏程曰。所金反。一音七南。反字子輿。蓋取參乘之義。立則參。前音所金。反往往音雖。二而義則一。○朱子曰。三省。謂卽宮省之省。從少。從自。蓋宮庭之門。規察出入。不令泛入。故謂之省。所耿反。借作省。察之省。悉井反。又云。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分。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已。與三黜。無以異。而三仕三已。無音三。省三。思三。復皆使然而集。註於省。嗅皆闕。凡此之類。二音皆通。畫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新安陳伯子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采之。集註乃采程叔子之說。勿齋程氏謂叔子之言為切。○朱子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於忠者。表裏之謂也。○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無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

續困勉錄曰愚向將三省威  
重章及大學信字不就語言  
講然按讀書記朱子曰發已  
自盡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  
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  
意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  
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

未。有於已為忠。見於物為信。○問曾子忠信却於外  
面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  
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實在內。告子  
義外便錯了。○陳氏曰。從內面發出。無一毫不盡。是  
忠。發出外者。皆以實是信。語錄發已自盡為忠。循  
物無違謂信。發已自盡便是盡已。循物無違。譬如香  
爐。只喚做香爐。卓只喚做卓。便著實。不背了。若以香  
爐為卓。卓為香爐。便是背了他。便是不著實。○循物  
無違。謂信物之大。曰。大小。小。此之謂循物無違。大  
曰。小。小曰。大。此之謂違於物。又曰。循物無違為信。循  
此事物。不違其實。○信即忠之見於事者。忠則專就  
發已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自中  
心而發出者。忠也。施於物而無不實者。信也。○發於  
已者。既忠。則見於物者。便信。一事而有兩端之義也。  
○伊川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  
見於事之謂信。○問或說信而不說忠。如何。曰。便兼  
表裏而言。問或說忠而不說信。如何。曰。信非忠不能  
忠。則必信矣。○劉才之輯真西山四書集編。忠是盡

大則言大。小則言小。循於物  
而無所違耳。始記於此。○份  
按真西山解信字。有專就言  
語講者。有兼言行講者。其實  
此章須兼言行講。愚故去彼  
存此。○伊川謂見於事為信。  
朱子深主是說。謂信則說得  
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夫曰  
見於事。事上都要如此。則不  
止於言矣。然語類又謂信主  
言而言。當就事上說。為是  
份按語類此條。尚有云。曾子  
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  
人記事。孰底非全不記。但未  
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  
昭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得  
此數語。意更明白。蓋人身大  
倫。更有大且重於此三事者。  
然在曾子。正如已熟底書。獨  
此三者。尚如未熟底書。故尤

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  
為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有影也。心無不盡  
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蒙引此信字。不但  
謂言語。以實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信。  
而不曰言之有實也。蓋弟子章以信對謹。故有言行之  
之分。賢賢易色。章子夏則分明謂言而有信。安得據  
子夏之言。而律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  
曾子之言乎。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  
以此三者只省其身。問曾子三省。無非忠信學習之  
入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在所省乎。朱子曰。曾子  
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  
毫未到處。其他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附  
語錄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關  
處。故將三者省之。若今人欠關處多。却不曾自知得。  
○存疑傳習不可專主知。須兼行說。時復思繹習也。  
重復踐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朱子曰。曾子三省。看  
亦習也。

用心去記耳。

份按朱子論三省謂是徹頭徹尾底說得最為周密此條偶就晚年言耳不得執此說而遽以三省偏屬之晚年也

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新安陳氏曰易蹇卦大象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嫌於心則加勉集註二句之所本蓋在此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將又生矣豈日省勉勉不已之誠心乎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蒙引最要者三箇乎字其自治誠切如此可

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

之本也朱子曰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為人謀時須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是箇待人底道理日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

忠○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已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他謀如鳥象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只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為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自為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他人謀便不子細致誤他事便是不忠若為人謀事一似為己為盡心○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事接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不睹恐懼乎其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勉齋黃氏曰為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附語錄人之本心固

不是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是「重」往往是有這「軀殼」便是「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不知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須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存疑」除「已」心思智慮所不能到斯已矣若是「心思智慮」所能到都必罄盡與他謀畫罔有一毫遺漏如此方。○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宋子曰是守那約言。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新安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方其流為莊周之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

份按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天子卒時止年二十有九則其間一貫時謂之早年亦可。但前此隨事精察力行自應日以忠信傳習自省謂之晚年則不可也。

彌盡反。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廣平游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愆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問曾子三省之事何故只就接物上做工夫南軒張氏曰若是他人合省之事更多在曾子自省察則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不是下為已篤實工夫不能如此。○雲峰胡氏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已及人因人反已之學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為一唯在三省後非矣。○新安陳氏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兩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謂曾子於聖人泛應曲當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

份按慈溪此條雖似不滿於集註之取謝氏之說然意在闡陸學以尊朱子其解入心惟危章謂心不待傳而深譏學者喜言心學之謬與此條用意略同乃朱子之功臣也故錄之

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一卽有如時雨化之如農人種植之功其力已盡惟待時雨之至卽溇然奮發而收成朱子以孔子之於顏曾當之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此正是隨察力行處其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之時如何反以悟一貫爲早年事加三省爲晚年事乎通考莆田王元善曰詳集註則三者蓋曾子平日誠切工夫初非有早晚之可言也附黃氏日抄集註首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次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竊意用心於內者無形動求諸身躬行也其所指之一虛一實已不同蓋心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

說統曰敬是一點兢業之心信是一點真確之心節用是一點惜費之心愛人是一點惻怛之心時使是一點愛養民力之心困勉錄曰心卽在政上見不是空空箇心說叢曰不曰敬而曰敬事是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也若一本之敬則脩己以敬堯舜其猶病諸安得復有別項○翼註曰信兼政與令言份按包氏謂百里出于乘馬氏謂三百六十里出于乘梁惠王首章註似主包氏說有拙論詳言之

直遂於論語之外自稱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使晦菴集註於今日謝氏之說不知亦收載否二說雖集註所並收然不可不考其異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並去聲

道治也或問道之爲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

法令之爲治之事也夫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

車千乘者也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

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通考吳氏程日千乘八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爲八十萬戶矣自古

軍無實稱故雖魯衛陳蔡皆號千乘之國○東陽許氏曰三代之禮不能詳攷所以集註只混說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概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此上數為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為少包氏以八十家賦一乘其賦為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為田之數如馬氏謂方三百十六里者言亦未備也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為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敬者主一無適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爾

敬者主一無適

之謂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是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二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

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字乃是主動而言附勉齋先生文集學而疏義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用程子語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齋箴所謂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正釋主一無適之義也然師說又有以敬字惟畏近之何也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故畏字於敬之義為最近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心有所畏之時自無雜念閒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說蓋相表裏也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主○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胡氏時謂農隙乞逆之時曰發於已敬則施於民者信矣

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朱子曰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慶源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是也○前四章是為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蒙引敬訓主一無適而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於此忽又一事有重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亦不害其為主一而無適也○使民以時之時不用農功之時也不違農時之時方用農功之時也○隙字與畢字不同畢字是冬來方畢隙只是逐時數日之間隙而已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便是使民皆隨時之隙也朱子曰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

時皆有農隙而杜氏註左傳所謂各隨時事之隙者有足證矣○愛人之人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凡人皆當愛使民以時○程子曰此言至又專指民字言可見其有異義

淺新安陳氏曰謂平實而非甚高難行者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

治平聲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

推其極堯舜之治去聲亦不過此新安陳氏曰近足治諸侯之國極可致堯

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

楊氏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延平人程門高弟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

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象傳文蓋侈用則傷財傷財

呂晚村曰楊氏論所存未及為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為此五者兼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欲入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義近來反以此為正意滿紙心字糾纏若云未治於一心而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病矣○仇滄柱曰楊註云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為政陳氏釋之云所存謂為政者之心未及為政之條目究竟敬信節愛與時使已有事實在矣安可謂考存而未及發觀體而未詳用須知禮樂刑政人主不可一日無而立本之

心自貫通於其中○份按此章未嘗言及禮樂刑政一切為政條目故說者謂指為政者之心然心即在政上見不是空空一箇心而已朱子所以有此亦是政事之說也蓋二說固相成也而非相悖也

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新安陳氏曰力本謂農事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

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新安陳氏曰所存謂為政者之心未及為政之條目如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乃為政之條目也楊氏此說本於伊川伊川曰敬事以下論其所有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附正蒙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語錄問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胡氏曰胡愛人有愛入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胡氏曰胡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安人

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朱子曰敬事而信是

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脩己以敬是最緊要處愚謂五者反復

作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問反復相因朱子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敬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已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潛室陳氏曰晦菴說五者反覆相因如何是反覆相因處蓋從敬事而信起說作下去是如此而後能如此如入能敬則做事專一自能信既能信則必欲所行孚於民自然能節用既能節用自然不傷財而至於愛人既能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這

論語大全 卷之一 學而



是如此而後能如此。是自上而下相因。如此如自下而說作上來。則是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如此以敬去做事。便不敢苟簡。胡亂去做。須要十分好方止。既得好。便不至於苟簡。變更。這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時。久或昏。或為權勢所移。或為利害所動。前日出。一命。既如此。今日又變了。如彼。這便不是信。便有妨於敬。所以著別下工夫。於信去補。這敬。然只知信。或出。一政。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更不可移易。此固是好。然而自家奢侈之心。或有時而生。不能節用。要如此。廣用。則是所令又反其所好。却有害於信。故又須著去節用方得。然只恁底節用。不知有箇中底道理。則或至於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心下已有所吝。嗇則凡民有饑荒。不能去發倉振廩。恤貧濟乏。至於築城鑿池。思患預防。不可已底事。亦吝嗇了。不捐財以為之。是知節用而不知所以愛人。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此節用所以不可不愛人。然既愛民。又須使民以時。如春來當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斂。便當隨時使去做。至冬來閒隙之時。方用他得。不然。則所謂力

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此自下相因而上如此。通考仁山金氏曰。五者反復相因。此補胡氏之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語錄這五句。自是五句事。只當逐句看。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著兩句來包說。蒙引味朱子在此五者句。見得反覆相因之說是餘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朱子曰謹信言行相顧之謂也

謂通考朱氏公遷曰信以學言此與有諸己之謂信相對但此以用功言信之見於言者以實之謂也彼以成功言信之存於汎廣也衆謂衆人問汎愛衆朱中者無自欺之謂也子曰人自是

份按語類三章章云信是言行相顧之謂此章並無謹信是言行相顧語此乃輯釋誤載而大金從之也

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不自親近也。仁謂仁者。朱子曰汎占便宜之類皆是也。親近也。仁謂仁者。愛而不說親仁。又流於兼愛矣。○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餘力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朱子曰只是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學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未有餘力

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朱子曰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又曰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問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為緩哉。曰書固不可以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南軒張氏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已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為心。則非篤實為已者矣。文謂文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推言為弟為子之職。始學者

份按朱子謂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眾親仁。亦何用。與南軒此條相發明。

份按雲峰謂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為先。似與本節相背。不若倪氏說為安。語類云。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之事。然成而極之。為聖為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為本。推而達之也。○雙峰饒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為致知。與力行為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明文字甚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知文之為輕。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趙氏曰。德固不可一日而不脩。學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也。○雲峰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氏謂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而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子二字專為小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為入弟為入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為先。故為弟子之職者。力有餘則便當以學文為重。集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

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行。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由言不信。於眾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觀此。可止雲峰所謂力行以學文為先之謬。

呂晚村曰。若說成子靜六經為註脚。伯安格致為義外。害道不淺。須將子夏立說苦心。補完語病。結出註中生質務學意。方佳。又曰。雖曰必謂言

中。○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為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為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言小人之學。此章知行兼備而行。為重也。大抵大人之學。先乎理。小人之學。先乎事。此其次第。所以有不同也。○附語錄。問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如禮樂須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可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蒙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不止。是此等文。行亦不止。是此等行。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所期於學者不過如是。非歎美其不學也。語氣抑揚間其意自見。後來欲借以行其不學之說。遂謂此是學。而凡為讀書窮理者非。因謂註中生質之美。二句為支綴。則子夏幾不免為聖門之罪人矣。蓋聖門教人。只有知行。所以致知也。行以踐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篤行。則輕在知邊。他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邊。合二章互觀之。可見其理之一矣。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此章補生質之美。篤學之至。正見幹旋妙義。○份按註中苟非

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似是謂天下本有此兩種人。或天然能之。或學而能之。非專主資質言也。檢語類中有一條云。先生曰。畢竟是曾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細。玩此條語意。乃是以質學二種兼說。以申明本註之指。而朱子固深許之也。然則子夏所云。雖不無語病。而實未必專以質言。晚村之辨。似為有見。然沿襲已久。即謂子夏專主末學。亦非無稽之臆說也。○續困勉錄曰。摘訓云。雖曰末學。乃真實說他末學。非假設之辭。曰字輕看。吾字正與盡倫之人相對說。學只是許其即此是學。言盡倫如此。便是不學之學。註用雖或以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

下色之心。好善有誠也。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

朱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

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說為長。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

身也。朱子曰。不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語錄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

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

已。雙峰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為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

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新安

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故子夏言

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

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朱子曰。人固有資

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南軒張

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之事也。○游氏曰。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程門高弟。三代

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

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

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

之本。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吳氏名

老建。安人。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

為四字解。則作假設之辭。而以吾字與或人對說矣。呂晚村云。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熬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耳。按晚村之說。與摘訓不同。晚村是也。又曰。子夏子游文學之士也。而一則取敦倫之士。一則取行不由徑之士。聖門所謂文學可知矣。

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

無弊也。朱子曰。子夏此言。被他說殺了。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未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耳。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胡氏曰。以未學為生質之美者。人固有得氣質之清粹。而所為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

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附語錄。問賢。賢易色。章為學之道。只要入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畢竟是曾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南軒論語解。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學也。蓋所以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此。彼欲學者。務其本也。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涵蓄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

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問既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慶源輔氏曰。人

呂晚村曰。通篇重學字。陳定宇說也。然此是文章線索耳。道理所重却在忠信。作者以為提出忠信。則陵暴布位。且忠信字。文法串插。不得游院。判謂學之道。以忠信為主。故重學字。正為重忠信也。○份按。世人俗解。每以固學作主。朱子謂四者皆修身之要。就

其中忠信又最重。則此章自當重主忠信句。若謂下三節皆固學工夫。而反以固學為主。失朱子之旨矣。且首節意本重在重字上。如以固學作主。并非首節經文之旨也。游氏謂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云云。雖以學字貫下。却未嘗并及固字。蓋學之所以固。自由於威重。至下三者。即曰是皆為學之道。然要不得謂為固學工夫也。新安陳氏說則以主忠信聯貫上下。仍以學字作主。其意謂為學能以忠信為主。則必誠於威重。而學益固。非置却學。由威重而固。本義說謂下三者交盡。然後能固學也。甚矣俗解之誤也。○淺說謂四者當各自說。不必牽合。今玩程子君子自

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勉齋先生文集重齋記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重。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充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存疑。威重是為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如下箇種子。友勝已如培養。速改過如芟艾。○淺說。學則不固。學字兼知行。所謂大學之道也。學則不固。蓋以見輕之害事。而不可不厚重也。意在重字上。不在學字上。

###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必

脩之道當如是。何則。淺說所云。良是。然朱子已以忠信作主。則申說亦不妨也。

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以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朱子曰：忠為實心。信為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或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交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朴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陳氏曰：主與實對。實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為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

復扶又有物乎問伊川謂忠信者以入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朱子曰以入言之則為忠

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西山

真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入用力

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

也○新安陳氏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之也人不誠實則無此事物集註所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即

不誠無物之意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

份按困勉錄謂固學兼已得未得為是夫既兼已得為言則蒙引所謂首節以質言者未確矣蓋君子二字只作學者淺看有尚未為學而全未

有得者有學之淺而略有所得者皆可謂之學者彼其人以不重不威之故故其於所未知未能者固難於牢固即其於所已知已能者亦且至遺忘必如此說方完備也

損問必擇勝已者為友則勝已者必以我為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朱子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

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已者為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纔不如己

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已者處也○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

能有益○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已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

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者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附語錄前輩說這

一句多是相不相悖○存疑主忠信是誠實去為學

所謂致知力行皆是實事略無虛假於理不患不能知不能行矣然此理不易知亦不易行苟不得賢師

友相講明相規正則所知或非其真所行或失其正而流於妄者有之所以既主忠信又當友勝已也

過則勿憚改

論語大全

卷之一 學而

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故  
 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廣平游氏曰：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  
 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為善可  
 勝計哉。○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  
 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  
 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雲峰胡氏曰：此  
 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  
 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  
 流而為惡。附論語集編愚案成湯之聖猶改過不吝  
 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  
 為貴。若知其為過而不肯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  
 惡矣。蓋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為謂之惡不待別  
 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新安陳氏曰：提  
說全章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慶源輔氏曰：威由重生先  
四節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  
言威便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  
 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龜山楊氏曰：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  
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  
諸人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  
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  
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勸而善也過  
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  
 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慶源  
 輔氏曰：苟未至於聖人孰能無過。倘或畏難而苟安



份按蒙引謂民德歸厚亦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困勉錄則謂厚字寬說不必指喪祭愚謂兼此二說方備

則過益以大志益以昏不惟勝已之友將舍我而去而忠信之德亦無以自進矣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要之自始學至於成德唯改過為最急○新安陳氏曰君子之為學當以重厚為質尤當以忠信為主而輔之以勝己之友終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忠信為尤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實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下同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

厚也

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己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蘇說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眾而俗薄矣○雲峰胡氏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哉○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

伊按大全辨謂恭敬生於思慕夫有思慕衰而恭敬之心勝者尚思慕情踈而貌為趨承特文焉耳非恭敬也此說亦駁得是

論語大全卷之一

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踈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辟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附存疑慎終是指親父母追遠不止親父母凡遠祖皆是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岡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

子或曰亢子貢弟子通考吳氏程曰亢兩問子貢一問伯魚無請問夫子之事家語

雖收在弟子中而史記却無故兩其說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西山真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

慤暴也厚良去聲易下同直朱子曰記言易直子諒之不刻薄也

無險諛子諒慈良也附語錄問良是恁地簡易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猶今人言善人○問良何以

阻密蔽又曰良善之人自然易直而無險詐恭莊敬

也西山真氏曰莊主容敬主儉朱子曰儉非節止儉約只是

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西山真氏曰讓謙遜也西山

論語大全

卷之一

學而

三

呂晚村曰。看註中卽此而觀其德盛禮恭云。則所謂過

日謙謂不矜己之善。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

者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止此。此乃盛德之光輝發見於接人之際者。○林氏

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

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其諸語辭也。人他

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

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

朱子曰。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承子禽之言借其求

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

舜之道。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卽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

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

心而勉學也。新安陳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皆神妙無不通也。德言盛禮言恭。出易

繫辭。不願乎其外。出中庸。○朱子曰。此五者皆謹厚

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看此

五字。是如何氣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

而人自來問底意。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去理會

不求底道理。方好。通考。新安吳氏程曰。過謂身所經

歷化。謂人無不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達。所

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德

盛禮恭。則禮之所以恭者。又未嘗無其本也。觀其言

則引而不發。其意則有所不足於子貢之云者。其旨

深矣。○仁山金氏曰。此章緣子禽求之之問甚低。故

且就其接人處言之。而反其求字之意。而其言遂欠

內一層。故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

內。而本註亦字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東

陽許氏曰。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

如此未易窺測。而獨說子貢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

份按仁山金氏謂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補其內。可也。謂子貢只就接人者言。而欠內一層。非也。夫德容之接人。雖在乎外。而未有不本於內者。不然。其與色莊何異。可見子貢言德容。便含盛德在內。

論語大全

卷之一 學而

言

故集註之補其內。乃所以發  
明子貢之意而非子貢之果  
欠內一層。而必俟朱子斡旋  
也。即如子溫而厲一節。亦是  
言聖人之德容如此。而集註  
從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  
說來。亦可云記者欠內一層  
而賴集註之補之乎。

份按子貢於夫子德容止得  
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  
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尚有未  
備。故朱子若論全體。須如子

見子禽所造者淺。不願乎外。却是關求字得字意。言  
之。凡圈內本註皆是依經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  
讀者須子細把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不要作剩字  
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蒙引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子於國  
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况於求乎。故置與不  
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見其自有不求之求。謝  
也。或者便以為只是與恐亦未得子貢之意。

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

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

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

而况於親炙之者乎。朱子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觀之

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雲峰胡氏曰。溫而厲威而不

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大  
全辨謂即此五者便見全體。  
非是。

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  
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國政。姑以  
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子貢異時緩來動和等語。  
乃足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焉。按饒氏謂此即聖  
人中和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  
謝說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夫苟是中和氣象。則  
謝不當下亦字。以謝氏為微寓抑揚之意。則其不足  
以盡中和之氣象。明矣。饒氏前後二說自相反。不可  
不辨也。通考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  
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纂疏輔氏曰。  
有是德然後有是威儀。內外之符也。故學。張敬夫  
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己之德。名  
號南軒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

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

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慶

去聲源

輔氏曰好德之心固有而易發私欲之害蔽深而難除此所以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新安陳氏曰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

之志者行之未形者行者志之已形者也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如雖善亦不得為孝矣慶源輔氏

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心而言則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

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

改而可以未改者耳雲峰胡氏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

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父在時子非無行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

份按前幅中父在時子非無  
行四句乃此條結語所以申  
明父在子不得有為而志則  
可知父沒乃得有為之意不  
知何故割裂作兩處

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纔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若父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問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趨者是也。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

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為可以得行己志。而遽改以從己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為於是。可以行己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己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己之志。則不孝亦大。夫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况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耳。曰此說得之。○或問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

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南軒張氏曰：君悖理亂常之事，孝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亂常之事也。○西山真氏曰：為人子者，當隨所遇而裁之。自人君而言，則武繼文志，則終身無改。宣承厲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此。厲則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三年之間，惟盡哀慕之誠，姑泯改為之迹，不亦善乎？○東陽許氏曰：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朱子文集答呂子約書來論謂：固有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某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為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况於所天乎？因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論語集編案書蔡仲之命爾。

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父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後世如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又穀梁傳：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故魏顆從治命，君子是之。魯隱與桓，春秋弗取，是亦不可不知也。○存疑：此章愚意，只是說為入子者，朱子小註謂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蒙引謂上二句是看其人之善否，下一句則專就子道上看。恐皆未是。夫觀人自有許多術，如何就人父之存沒上看？朱子又言父在觀其志，此二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新安陳氏謂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之據，此是不主觀人之說矣。朱子此段小註說最周盡，當玩前說乃未定之見。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份按總註以嚴而泰和而節為禮之全體，倚於一偏則

均不可行。本是開說平說。乃翼註謂此章為當時以拘病禮而徒知和者發。下節是發論主意。若曰禮原非拘而以和為貴。但徒和則不可行耳。若反以土節為恐入之過嚴。而示之以和。曾不思晚近世不患其拘。唯患其縱也。說統謂有子為人樂放縱而廢禮。故為是探本之論。以矯之言。禮何嘗不貴和。即今日有所不行。誰說是和之弊。但一於和而不知節。亦便不可行耳。上下只一意。非為禮過嚴而欲其和。和太勝而又欲其節也。總是辯和以維禮。非兩救語。呂晚村謂異端看得嚴肅。然艱苦。道是聖人將箇外加道理。柴糲纏繳人。於是悟得真性本無物。禮豈為我設。正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圓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勉齋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飾。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裏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胡氏曰。天理其體。故先節而後文。人事其用。故先儀而後則。通考。吳氏程曰。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上言經禮。下言曲禮。節文謂品節文章。○勉齋先生

知和而和之源流。有子見於此。故即此嚴肅上。指出自然道理。其言中早有次節。而有首節也。三說與總註異。然朱子常謂嚴而不和者。常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似亦有側重知和而和一邊意。故三說頗為有理。從之似無礙也。

呂晚村曰。有子講道理。喜就下一概說。故和只在用上見得。朱子補出禮之體說。深有意在。惟其體本自然。故其用從容不迫。和原在禮內。若止向用處尋和。便是禮外添了一箇。翼註曰。和字不是相親相愛。只是從容不迫之意。從容不迫。亦只是心安二字盡之。又曰。為貴。不是須要和的意思。

文集。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胡氏曰。以其本於性分而言。則曰天理之節文。以其見於日用而言。則曰人事之儀則。節即則文。即儀隨所寓而互言之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因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為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斯字指禮之和而言。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朱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纔出勉強。便不是和。○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敬而和。著意做不得。纔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



若有意要和。又是知和了。禮中之和在行禮者亦不自知其和。但論禮者則以是為貴耳。又曰先王之道。道即禮也。以其有可通行而名之曰道。正應由字。

份按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三句本是此條結語。此條從直卿將禮與和看成二物說起。別得嚴中自有和意。極其醒豁。何故刪去。

翼註曰。禮之用不可作人之

用禮說。蓋禮之施用與人之用禮固無兩意。但口氣有順逆。若作人之用禮以和為貴。便是有意於和了。

翼註曰。不行非人不行和也。乃和行不去也。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達之萬世而無弊也。即末句不可行意。○份按說統謂亦字不對。拘迫難行者看。若曰和本可行。唯其離禮以為和亦不可行也。細玩有所不行亦不可行語氣。此說似為得之。今固當從其說。然總註謂倚於一偏。均不可行。却似說一於嚴者固不可

理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然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和。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便是外面物事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是嚴敬中順禮而安泰者也。○覺軒蔡氏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禮之用固貴於和。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非禮之外。又加從容也。附語錄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蒙引禮之用禮之行處也。

非人之用禮也。曰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曰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故須有分辨。○存疑禮之用。猶云德之流行道之行耳。要知禮之用。亦只是人之用。夫禮但不可謂入之用禮耳。○本文只曰禮之用。朱子則發出體字。要之體與用原無二項。即禮之尊卑上下。截然不易。是體而人之行禮。尊卑上下。截然不易。便是用也。○知和之和。與上和字同。而和之和。與上和字不同。○小大由之。指天下後世說。不可指先王說。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

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

之本然矣。新安陳氏曰。節即天。所以流蕩忘返。而亦

不可行也。朱子曰。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

行一於和者亦不可行也

言言大全卷之二

三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本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耳○

采子曰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便是禮樂之正○和固不可便指為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又曰如人入神廟自然敬肅不是強為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

迫便是自然又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纔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閒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纔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問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然有箇樽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今人行事莫是用先王禮之體而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是○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如何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又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

論語大全

卷之二 學而

三

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纔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有箇氤氳磅礴氣象。凡恰好處皆是和。問禮樂之用，相反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為之，皆合於理而自和矣。○西山真氏曰：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反。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就情性上說。○雙峯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范氏曰：范

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程門高弟。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

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朱子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

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和有樂底意思。附黃氏曰：鈔本章不過禮以和為貴，和又當以禮節之耳。范氏以和而和屬之樂，禮樂雖相關，但恐於本文有添。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新安陳氏曰：嚴謂禮之體嚴，泰謂自然之理及從容不迫。此指上一節和謂知和之節，謂以禮節之之節。此指下一節程范借樂字以形容和字。朱子要歸之論，只言禮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盡一章大意。○雲峰胡氏曰：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冲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

不泰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免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字與全體字相反。夫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理。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弊。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說起。此章全體。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朱子又進一步。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附語錄。有禮而不和。則尚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說。又自有輕重。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慶源輔氏曰。此信字。本是約信。若只是誠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

張雨若曰。天下只有道理始終顛撲不破。故不必計較後來。但執一無弊之道。便是善始善終。朱子曰。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到無弊處。王遵岩曰。此須是平時講究這箇道理。始得顧湛菴曰。即其約

信合義時。即知其言必可踐。即其致恭合禮時。即是無恥辱。即其所因可親時。即得可宗之人。不必作日後看。○李穀侯曰。此就人情相與易於失足者立之防也。輕約過恭。及一時傾蓋不憤。皆自負慷慨。只在情貌上周旋者。一時非不可喜。却至後來不勝自失之悔。故君子審焉。○翼註曰。因猶依也。如樂正子從子。教之齊。便是暫時依他。宗猶主也。在野則有道德之宗。如七十子之宗孔子。在朝則有事功之宗。如十亂之宗周公。如此解。因字宗字方精。不可但解為暫交久交。可親之人。非以情言。以道言也。道德足重。雖可憚亦可親也。○梁無知曰。凡可親之人。定是朴厚

勉齋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汪氏炎昶曰。曲禮云。約信曰誓。約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信二字本此。

禮節文也。胡氏曰。信為約。信恭為致敬。皆指入之行。此而而言。非信恭之本體也。○雲峰胡氏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也。

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朱子曰。此言謹始之意。始初與人約。便須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不度於義。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鵬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

老實無一段巧言令色動人  
故因之時最易失之。○困勉  
錄曰。大全親又較厚之說不  
必拘。  
翼註曰。近禮者固無不及。亦  
無太過。重無太過一邊。為當  
時足恭者戒。

義是不先。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朱子曰。恭只是度之故。如見尊長而拜禮。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不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近猶合也。古人下字寬。亦大綱說。雖未盡合禮義。亦已近禮義了。○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雙峰饒氏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於禮義。皆以近言。集註恐其寬緩。故直以所依者不失。合義中節言之。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

**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朱子曰。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譽由是也。依失其親。若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

份按語類此條云。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効。但當初合下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今却於上二截添合下便思慮到底。則與結句犯複矣。四書通添了前一句。而刪去結句。雖不及原文之妥。然尚無犯複之病。今本乃係輯釋改壞。

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主之矣。○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問恐約信。行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朱子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言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底。下一截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久後無弊之効。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恁地做一般。○雲峰胡氏曰。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東陽許氏曰。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理。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

大全不用語類原文而從輯釋改壞之本何也

困勉錄曰李衷一謂只緣有這箇無求的心方能去敏慎就正其實無求安飽正是吾儕大學力處所謂打破嗜慾關頭若根源處不潔淨雖竭力用功只是皮膚上綽過按此與自不暇及之說雖相似異然其實可相發明○份按朱子謂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其意思又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者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然則李說所謂打破嗜慾關頭吾儕大學力處乃朱子

言言大全卷之一

卷之一

上兩節言行是脩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二者皆明理者能之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附存疑恥由內生辱自外至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

敏於事者勉其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朱子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

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新安陳氏曰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盡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集註取以訓此

所謂都不濟事無其意思者也故此說止可備一話頭耳其實當以集註不暇及之說為主也

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朱子曰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工處須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然就正有道亦徒然

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

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朱子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

峰胡氏曰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泛此一道字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道由路然人所由者謂之非路不可不若人之所共由者則大路也

新安陳氏曰此有道字指有道之人此人之身與道

論語大全卷之一學而

與

與

與

與

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

篤志。力行。敏事。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

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

之好學可乎。朱子曰：楊氏以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然不知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使人皆如此，潔身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溥，遍而施則有差等。心皆溥，遍者仁也。其理一施有差等者，仁中之義也。其分殊，今親親與仁民同，是待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學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也。○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而言也。所謂力行為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集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

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雲峯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學以行言亦專以行言而知在其前，章言進德之事。此章言篤志力行之事，是皆主於行而言，但致知力行皆為學，而學問思辨亦為事故學則不固是統言之敏於事亦是兼言之其所包者亦廣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慶源輔氏曰：為貧所困，則氣隨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為矜肆，故有倨而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

陳伯玉曰：凡人學問有知行路，山窮水盡處須別覓一蹊徑。夫子拈一未字可味，悟到時樂與好禮非往處，禮磨非往處，更進亦非往處。

所以自守故必有一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

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

善樂亦音洛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漢董仲舒策孔子云天地之性人為

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君子○慶源輔氏曰心廣

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新安陳氏曰忘其貧不自知其富則超乎貧

富之外矣○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

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

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

體既安舒烏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烏得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子貢貨殖

音寔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

時轉貨注云買賤賣貴以殖其貨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

許其所已能新安陳氏曰可也是許其已能自守而無諂無驕而勉其所未

至也新安陳氏曰勉其更進於樂與好禮○龜山楊氏曰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

不至於溢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朱子

曰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

驕是知得諂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

其為富也○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法

份按可也未若朱子有二說一謂有人合下能樂與好禮



不是從無諂驕做成乃是就  
兩人說一謂今人未能無諂  
驕如何能樂與好禮則是就  
一人說竊玩總註非切則磋  
無所施非琢則磨無所措二  
句當以後說為長

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  
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  
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  
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又曰今人未  
能無諂無驕却要變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子  
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  
而好禮地位○問子貢問貧無諂無驕伊川諸說  
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  
集註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生產作業矣  
曰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亦  
是把貧富煞當事了○厚齋馮氏曰無諂無驕則知  
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焉力少不逮則諂驕復形樂  
且好禮則貧富兩忘矣蓋知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  
人事也附語錄曾光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  
先能如此方可以到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  
如此皆是恁地如適來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  
聖門學者工夫逐步換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  
無驕是它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

是實了得這事方進他一步他方知道上面更有樂  
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  
已子路衣敝緼袍而不取孔子稱其不枝不求它實  
到此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他方知道尚有工夫在此正與此章相似○文集答  
程允夫書此章論進學之實効非論悟入深淺也悟  
入兩字既是釋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蒙引貧  
而樂者富亦樂富而好禮者貧亦好禮各以類舉其  
重者言耳○子貢之問非以已事為問也夫子答之  
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裁之耳集註云許其所已能勉  
其所未至此  
是言外意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  
反與平

詩衛風淇澳於六  
反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扶

份按切磋琢磨固是說學問之功不粘在處貧富上但其斯之謂與斯字乃指上節蓋謂詩之所云切磋琢磨者即夫子論處貧富之道而有可也未若之說也然則切磋琢

磨雖不可粘定處貧富亦不可將處貧富獨劃了出來蓋處貧富之道亦要切琢而復復磋磨如此說來處貧富乃其所已言者學問乃其未言者其與告往知來句未嘗說不得此蒙引所以謂勉齋之說略可疑也朱子謂子貢不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曰不是專曰一切皆合不脫不粘最為圓妙

呂晚村曰須知夫子只是許可子貢知義理無窮能於學問推充不重在言詩也陳素菴謂子夏因論詩悟禮夫子

同反下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

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

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

引是詩以明之朱子曰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

○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也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道

學自脩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己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齊也○勉齋黃氏曰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好禮為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驕夫子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西山真氏曰凡製物為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磨既切琢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附蒙引子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便皆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了○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即貧不以無諂為足而必求至於樂富不以無驕為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朱子曰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

許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貧富之論。特其緣起耳。子貢知義理之無窮。正其可與言詩處。若只許可子貢。往往知來。何必云可與言詩耶。按雖然如是。畢竟不同。子夏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為他於學問進取無窮耳。不得將詩做了盡頭。

說統曰。此夫子於患人不知者。下一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內。只就他患心上去點醒他。患不知人。要說到切自己心身上。薛方山曰。要在自己窮理正心。平衡空鑑。湖南講問在知人上用功。不幾方人乎。曰。此要看他主意。若主意在品題。便是方人。主意在貧益。便是為己。

所未言。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通考東陽許氏曰。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蒙引處貧富上。就是義理。就是學問工夫。朱子云。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此語在學者。亦要以意逆志。學問之工。四字內。就含有處貧富之道。非謂脫然於貧富之外。而別為一道。乃為所未言者也。存疑要之處。貧富亦是為學。但子貢之意。所包者廣。又不專在處貧富。上說。故曰。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告。往知來。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

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雲峰胡氏曰。常人二

者之病。與學者切己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切必貴磋琢。必貴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

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朱子曰。若宰相

捨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益友損友。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已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

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斷人之必知○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慶源輔氏曰人不知已其病在人已不知人其病在已君子之學為已不暇病入之病而病已之病也○蔡氏曰學而未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愠意實相關里仁憲問衛靈篇又三致意焉學必專求在已庶無所慕於外也○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愠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為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次豈無意歟○東陽許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已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知便自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脩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

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則上下皆可通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已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為用為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混淆分崩傾軋而亂亡至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自學者立心處言之或堅其心而使之不近名或定其心而使之不近利此其所以不同者中庸末章所引尚綱之詩亦宜與不患不知之類相解也附蒙引天子此意常提掇以教人曰不病人之不已知云云曰不患莫已知云云曰君子病無能焉云云此為學者設或曰說得廣夫子未嘗指定固是但以此數章律之似止為學者設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